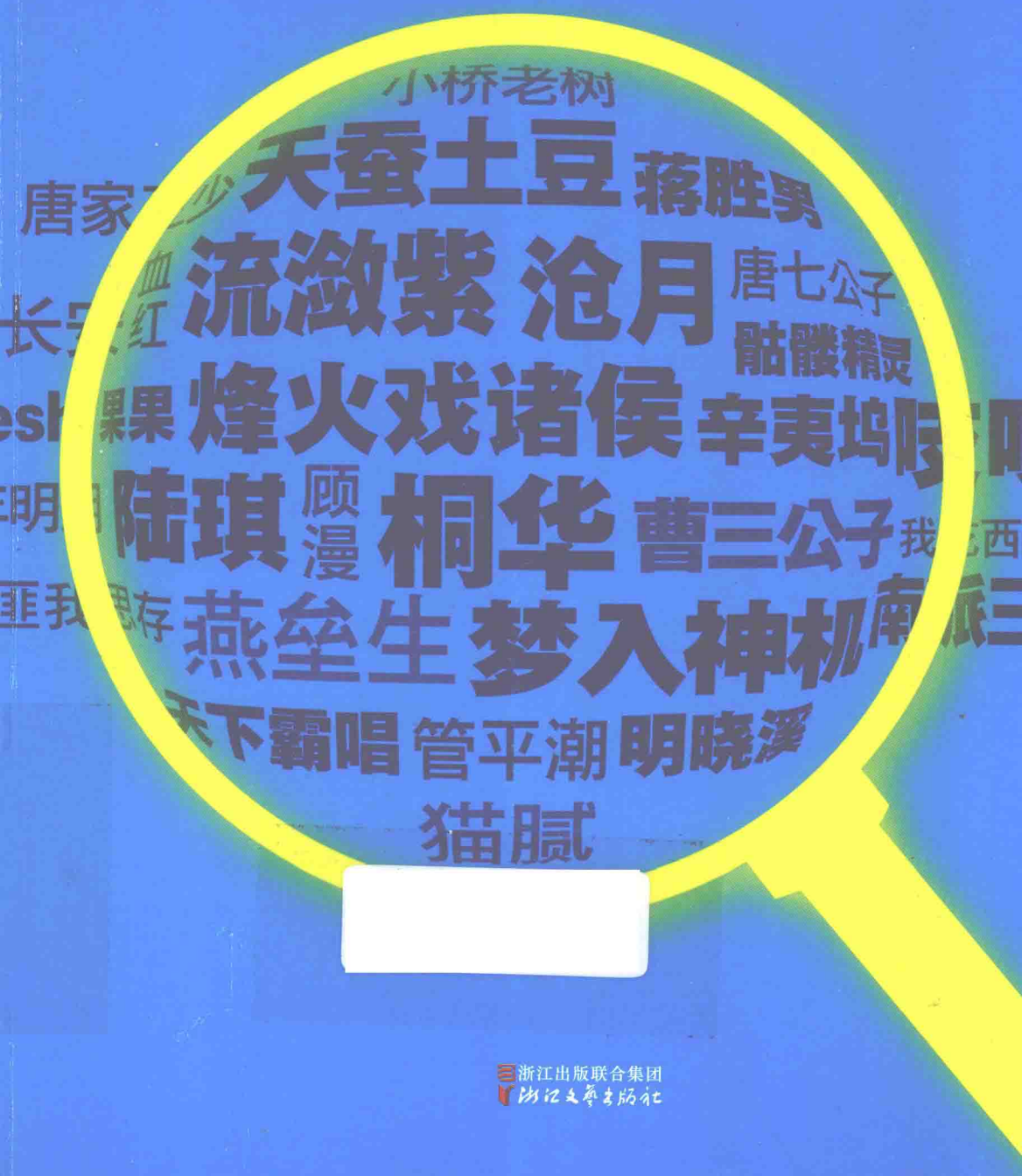


华语网络文学研究

浙江省作家协会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 编



华语网络文学研究

浙江省作家协会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语网络文学研究 / 浙江省作家协会,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39-4261-8

I. ①华… II. ①浙… ②浙…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5999号

责任编辑 王晶琳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设计 水墨
责任校对 许龙桃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华语网络文学研究

浙江省作家协会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 编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183千字

印张 11.25

插页 7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61-8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顾 问
主 编
执行主编

编 委 会

(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臧 军

曹启文

夏 烈

马 季

庄 庸

吴长青

邵燕君

夏 烈

曹启文

卷首语

网络文学走过 16 年,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新景观,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样态,展现了强大的文化力量。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在网络文学快速成长的同时,网络文学评论却相对滞后。如何评判网络文学作品的优劣,如何定位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如何评价网络文学作品的价值,提供怎样的审美价值标准、行业规范标准来促进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等等,这些目标的达成,需要网络文学工作者尤其是评论者的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开辟这样一个园地,在这里,网络文学界的评论家、编辑、作家、读者、文学工作组织者可以交流、对话。从各个角度,对网络文学的历史、现场、文本、理论、价值进行探讨和研究,呈现一个立体的网络文学家族图谱,逐步构建网络文学发展美学。

回顾人类书写史的进程,每一次媒介革命都为文明的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现在,我们迎来了互联网搭建的新的书写时代,我们所要做的不仅是把它记述下来,而且要积极创造它的未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臧 军

目 录

- 002 网络文学的综合治理与时代使命
/ 夏 烈
- 007 新生的网络文学如何“浴火重生”
/ 马 季
- 013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
——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 木剑客
- 023 “中间道路”的商业前提及网文两面性的再认识
/ 杪 楞
- 030 民间叙事传统与网络文学创作
/ 吴长青
- 037 网络文学的美学追求
/ 单小曦
- 053 当代文化背景下网络文学粉丝经济研究
/ 李 如 王宗法

- 066 气御千年：一次反类型化的创新
/ 刘 英
- 073 沧月武侠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彰显与偏移
/ 陈力君

- 082 媒介革命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经典化”
/ 邵燕君
- 089 文学网站生产机制与粉丝文化考察
——以“起点”、“红袖”、“晋江”、“豆瓣”为中心
/ 邵燕君、周 轶、王恺文、肖映萱、李 强

- 132 想象的盛宴：网络文学与游戏
/ 沈 荣
- 136 一片绿叶儿
/ 李 异

- 140 网络文学中的“文化自省”
/ 丰 言
- 142 《法师伊凡》：网生代的反思之作
/ 冬 劫
- 143 百年书生白蛇梦
/ 青衣牧云
- 145 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
——小评《寻找爱情的邹小姐》
/ 哭泣的狐狸

- 148 最后一个勇敢的人
/ 郝景芳
- 162 云上读郝景芳
/ 夏 烈
- 167 编后记 网络文学交流的共同依凭



西湖论剑

夏 烈 网络文学的综合治理与时代使命

马 季 新生的网络文学如何“浴火重生”

木剑客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砂 楞 “中间道路”的商业前提及网文两面性的再认识

吴长青 民间叙事传统与网络文学创作

单小曦 网络文学的美学追求

李 如 王宗法 当代文化背景下网络文学粉丝经济研究

网络文学的综合治理与时代使命

夏 烈

网络文学也许到了一个需要综合治理的节点,这个节点在 2014 年的预兆可谓少。1 月,浙江省成立全国首家网络作家协会。7 月,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与其说标志着“网络文学主流化”,不如说首先意味着主流“化”网络文学。4 月至 11 月,“净网 2014”行动突出“荡涤污泥浊水,还网络晴朗空间”,对网络负能量给予了严肃整治。7 月,“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有规模地集聚了全国网络文学代表研究者和各大文学网站的负责人 70 余位,研讨网络文学发展的现状和问题。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涵盖范围远大于网络文学的当下所有文艺样式,直面文艺界的时代病。作为“一时代之文学”的时髦货,“有数量缺质量”、“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等问题同样存在于浩如烟海、品流复杂的网络文学中,足以引起热爱网络文学、对网络文学怀抱希望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们的警惕与细思。

总的来讲,目前网络文学的主题仍然是成长和发展,其主流价值也是在满足人民群众(网民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并竭尽所能地在主流价值观和市场之间找到一种更为优化的平衡。但毫无疑问,2014 年开始的一系列网络文学生态场的变化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成立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

正影响中国网络文学的力量由过去的“受众和资本”的两强,变为“受众·资本·文学知识精英·国家意识形态”四种基本力量的合力矩阵。这种格局的出现是趋势性的、中长期的,是一种“新常态”,标志着网络文学综合治理已然加快了步伐,提升了意义层级;当然也意味着网络文学现在以及未来都已不是一群单纯的业余作者们的吟风弄月、异想天开,而是随着它的影响力增长、读者人群庞大、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辐射力牵连甚广,成了一块连接着中国当下各个方面、各种表达、各种写作可能性的非边缘性文化场域。

一、资本的提示和“网络文学 IP 元年”

有趣的是,这一年来,资本在网络文学领域丝毫没有懈怠,依旧表现出国家将文化创意产业提升为国民支柱性产业战略下的商业作为。

一方面,作为网络文学平台的各大巨擘的格局不断遭遇改写。如果说 2014 年上半年依旧流行的是三足鼎立的“起点·创世·纵横”或者“一起创”(17K、起点、创世)的话,那么,随着 11 月 27 日“百度文学”的成立和 12 月 8 日腾讯文学产业峰会的召开,国内网络文学疆域完成了从“三强鼎立”到“两霸争雄”的格局位移。过去多年处于“一超多强”的“一超”(盛大文学)在整个资本市场的夹击和本身资方战略布局的转型下轰然解构,归入腾讯的版图。这种资本运作的特点再次说明,网络文学目前的主流就是市场化文学,不研究、不了解、不尊重市场规律和游戏规则而谈对网络文学的研究、治理,都不免隔靴搔痒、不在点上。

另一方面,2014 年下游产业链资本的上溯直接导致了网络文学今年的最热词是“IP”或者说“IP 价值”。也许没有这一年的普及,我们连“IP”究竟是什么搞不清楚。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直译为知识产权,指无形的财产权,或称智力成果权。当一个核心智力成果向下游产业链衍生的时候,会诞生无数的产业新价值,作家们最常见的就是小说版权被购买影视改编权,而网络作家同时还有可能被购买其作品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动漫、游戏、衍生品、海外传播等产权;作家可以靠一部或多部作品较快形成庞大的产业利润,如 J.K.罗琳和“哈利·波特”系列、唐家三少和《斗罗大陆》、天蚕土豆和《斗破苍穹》、流潋紫和《后宫·甄嬛传》……2014 年,《盗墓笔记》、《鬼吹灯》、《何以笙箫默》、《华胥引》、《琅琊榜》、《云中歌》等网络类型小说都纷纷在影视市场开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漫、游戏等业界。所

以,把2014年称为“网络文学IP元年”并不夸张。

在此背景下,值得深思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资本尤其是下游产业链资本的内容诉求大量生成,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的市场化程度,文学与经济的天然规律在繁荣文娱产业的同时,也催生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写作与金钱的欲望神话。作家主体可能在此异化、忽略和遗忘“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样的辩证关系和创作伦理,对文艺创作的价值及其时代使命的认识和判断,或许是考验网络文学“大神”们的一次重要“试炼”。

其次,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热闹的“网络文学IP元年”带来的还有可能是一种竭泽而渔的IP浪费、IP资源粗放型开发。理想资本不应该是青春期的中国网络文学资源和环境施加浪费、污染的掘墓人,也不应该是粗制滥造、重复拷贝,妄想自我利益独大的“土豪”,而应该是一群富有生态意识和长远眼光的文化儒商。网络文学的超级“IP”得来不易,需要养护和精耕,需要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上的各类专业人才通力合作,这是考验我们网络文学产业智慧的另一重要“试炼”。

二、理想资本与综合治理

在我看来,理想资本实际上是中国网络文学下一步发展暨综合治理工程中最需要有所认识并加以培养、挑选、鼓励的核心要素。市场化文学不仅要用文学的标准去导引,更要用市场的手段去导引,文学的、审美的、价值观的注入同样可以借助市场的手段深化其说服力。目前,很多外场的批评,固然有其超越性、学理性,但内场才是切身与肉搏、交互与融合、热爱与创造的终极路径,这过程富有酣畅的生命力,也亟须高明的整合力。网络文学是一方极富中国特色的、具有可塑空间与期待值的热土,它考验人们的恰恰不是单一化的解读和工作思维,而是复合型的、交叉性的思维,需要具备跨界的、创意的,与时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相伴相行的本领和勇气。

内场的方式现在看来有两条路:一是“进网写”,比如金宇澄在弄堂网里写《繁花》,北京大学实验网络文学创意写作课程的学生在文学网站里“开更”;二是“进网投(投资)”,代表着“理想资本”背景的国有、民营出版机构和文学网站、影视集团、

动漫游戏公司、策划人、版权经纪人等应深度掌握网络文学资源,形成生态性的网文“育人”机制,使中国网络文学的IP运营模式精细化、专业化。后一条路目前因认识不足、专业度低,至今仍是产业结构上的短板。把市场化的文学仅仅交给文学去办,是不妥的也是不够的,市场方面的经验还需补位、做好、做强,最终能够让我们的大众文化产品立得住、走得远,承担起国家意志和民族文化的传播功能。

三、网络文学的时代使命

网络文学目前的市场化并不是一条谬误的道路,问题在于介入力量的不平衡和背后变异的人心。我们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考量灵魂,表现造物的奥秘,呈现人间的苦难和欢喜,温润我们的心智。选择文学是选择一个务虚的位置,是尊重我们内心伟大而神秘的召唤,观察生活、观察人性、观察生死之间甚至之外,是文学创作和研究最大的价值与乐趣。享受过这种价值与乐趣的人群,对于市场化是能看清、看透、看宽的,理应明白我们在这世间的位置、操守,处理好自己的进退分寸。网络文学作家是否能领悟和自证这一点,决定了他的作品能走多远。我们的文学评价体系要在这个意义上寻找作家、作品,看得到网络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异和闪光点。

由此回到网络文学自身,我以为,它的第一层时代使命就是做好通俗性、大众性、网络性,坚持它的大众文艺立场,而不是邯郸学步、失其故行。目前的网络文学主流是通俗的类型小说,弥补了过去文学观念、文学评价体系中对通俗文学的压抑,使我们接续了更古老久远的文脉,也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在另一维度上更接“地气”。

其次,中国网络文学16年的发展路径是一条民间创造力、文艺生命力自由生发,破除传统文学观念“大一统”和部分傲慢、偏见、孱弱、无根之弊的自发之路。要把它纳入文学创作本身的破旧立新或者被压抑的“旧”托网还魂的文学运动律令里去看,也就是说,它的另一个时代使命就是创作和阅读的多样化诉求,以及对稳定的文学场的合理扰乱与重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善待网络文学的奇思妙想乃至怪力乱神。网络中最典型的玄幻修真类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表现出那种如饥似渴、狂乱快意的热血情怀、修炼模式,其实正是网络文学现阶段不择良莠、泥沙俱下的海绵般无尽汲取一切的

状态写照。各种粗粝的“爽度”都在证明它不是一个已完成的“自我”，而是一个全凭天赋、神智懵懂的少年的高速发育期。恰如“一根藤上七朵花”，每个金刚葫芦娃都有神通，但得看是被善良的人养育，还是被蛇蝎二精掠夺。

未来，网络文学的最终使命是消灭“网络文学”这个概念，让它留在文学历史当中，这意味着网络文学走向了成熟和新的稳定。“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本来就没有什么网络文学、纸质文学、丝帛文学、甲骨文学之分，只有“文学”是永恒的命名。大众的类型文学是比较靠谱的名字，它们理应在文学创作的谱系中拥有自己久长的位置和荣誉。而当一切创作的发表、阅读、评价都以网络及新媒体的方式展开时，再提网络文学已经没有了新鲜和革命的意义。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联研究重点课题“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设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2014Z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夏 烈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硕士生导师，一级作家，文艺评论家。有著述《裂变与交互：当下文艺生态的直观与反思》等6种，在《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南方文坛》等发表文艺研究、评论70余万字。参与策划《后宫·甄嬛传》（修订典藏版）、主持策划“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等有国内国际影响的文创项目。曾获全国青年批评家奖、浙江文艺评论奖、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奖。兼任浙江省作家协会类型文学创委会主任，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新生的网络文学如何“浴火重生”

马 季

对网络文学现状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其和民众的相关度高于任何文化载体。相对于数百万作者的创作队伍,年产10万部长篇小说的惊人数字,涌现出年收入超千万的作者今天的网络文学现场已经不是“新闻”。近年来,有关网络文学的标志性事件集中出现,首先是政府高度重视网络文学,中国作协陆续吸收了54名网络作家入会;第七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共有19名网络作家代表出席;中国首家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各地网络作家协会正在筹备成立。其次是网络文学内部出现结构重组,腾讯文学与盛大文学整合成立阅文集团,成为业界巨头;百度和阿里也将目光投向了这片人声鼎沸的领域。第三是移动阅读彻底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网络文学如何“升级”的问题。网络文学走到今天,果真是像某些人讲的那样“去精英化”吗?我以为不是,起码不能做简单的“一刀切”。网络文学的功能性和审美特征都与传统文学产生了“位移”,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文学样态。

一、网络文学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网络文学的海量作品实现了文学发展的多样化,其中的翘楚逐渐被不同身份的读者所接纳。读者的分层分级、各取所需的模式,随之应运而生,这样的文学生态应该说是积极、健康的。网络上既有如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这样的大众型作家,也有如江南(“龙族”系列)、猫腻(《将夜》、《间客》)和燕垒生(《天行健》)等一批致力于将网络类型文学向精英化方向转换的作家。后者突出的表征是已跨越娱乐性写作,进入文化反思阶段,形成了独立的文学“品格”和写作“人格”。因此,我个人认为,类似上述作品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在成功拥有大量读



燕垒生《天行健》书影

者之后,并未止步,坚持在剧烈震荡中前行,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嬗变。正如何文学形式无法脱离社会现实一样,网络文学从来不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它的商业化功能。

目前,网络文学通过自身努力赢得了资本市场、机构与政府的多重关注,新格局将由此而产生。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可能持续10年或者更久,并将与其他艺术种类并驾齐驱,开创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新天地。

近年来,市场风云突变,网络文学的内部和外部均充满了变数。自2010年中国移动阅读基地建立以来,手机成功介入数字阅读,成为全球最大客户端,产品供应链条急剧膨胀,网络文学凭借无线互联网平台再次实现飞跃式增长,一年一个台阶,今年的收入总额预计将超100亿元人民币。2011年出现了影视改编高潮,数十部网络文学作品被成功搬上银幕、荧屏和话剧舞台,网络文学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急剧攀升。

从网络文学内部来看,创作队伍生机勃勃。“80后”是主力军,“85后”是后备军,“90后”则跃跃欲试,这说明网络文学已成为培育中国文学继承者的重要基地。这是其一。其二,网络写作者分布广泛、遍及全国,其主体(约80%)生活在二三线城市,这和其他领域人才的分布状况显然很不一样,它将是中国文学在未来保持旺盛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其三,年轻一代海外华文作者多数活跃在网络而非传统媒体,他们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跨文化写作特征,很有可能开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新的路径。其四,网络写作中的佼佼者,80%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非文科专业人士,作者结构的多元化将为文学产生新的造血功能。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学的主流创作人群是国家体制改革走向纵深的产物,是思想多元化的产物,是文学回归民间的产物,他们以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展现了新一代写作群体的形象。

网络文学的阅读人群自然也是构成网络文学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的心

理需求,很快通过读写互动模式在创作中得到了呼应。由于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增大,生活在大都市里的青年男女——尤其是漂一族和打工族——单身或晚婚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但他们并非“异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渴望改变现状,但苦于能力有限,而不得不接受现实。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求与幻想,他们寄希望于情景“突变”,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新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架空小说”、“玄幻小说”和“穿越小说”正好吻合了这个庞大人群的心理征候。因此,不难看出,网络中流行的各种类型小说,不管你是否接受,其实都是时代变革所附带产生的“痕迹”,而这恰恰又是文学作品产生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元素,尽管它不能作为评判一部作品优劣的依据。反观传统文学,即纸媒文学作品,虽然在结构、语言、思想性等诸多方面明显优于网络文学,却难以吸引读者,导致当代文学面临尴尬局面。当然,这里面还包含更复杂的社会因素,比如媒体技术革命所引发的阅读方式的改变,比如信息时代经验的贬值,再比如大众审美趣味的转换等。

二、如何应对网络文学新格局

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蓬勃发展,却又泥沙俱下,引来颇多争议,在于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不可逾越性。它既和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战略血肉相连,又与广大民众的情感诉求、表达方式休戚相关。媒体革命的好处人人都在享受,但它的副作用同样难以规避。进入成熟期之后,新媒体必然要向主流价值体系回归,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诚如鲁迅先生关于“孩子和洗澡水”的比方一样,我们乐见网络上的文学经过跋涉和探求,日渐成熟,既勇于创新不落俗套,又持重大方有所承担,给读者创造一个充满朝气、富有时代精神的阅读环境。

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路途仍然迢迢,我们必须加倍警惕。从理论上说,数字化时代,人有可能变身为阅读机器的零部件,一些网络小说里的人物升级模式,以及在不同章节里刻意而无谓地重复人物的行为和动作,极大地损伤了艺术审美趣味,与文学叙事所追求的表现人物的复杂性、精神高度等旨趣背道而驰。人人取而用之的手法,受众耳熟能详的语言与结构,无法产生具有独特性的作品,更遑论风格的形成。碎片化阅读模式容忍了浅阅读的滋生和存在,势必构成对新一代读者审美趣味的损伤。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网络文学新格局?新世纪以来,文学处在不断扩容的动态之中,理论批评却相对处于静态,并未产生相对应的变化,客观上与